

## 從漢字詞彙運用看不同區域的文化衍變

曾萍萍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 摘要

漢語中的許多詞彙，原來都只是普通用語，由於長期使用並積累了特定的意涵，便逐漸被賦予更深層的文化義蘊，甚至有因此影響文化衍變的趨勢。所以，詞彙運用是語文中最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從傳統到現代詞彙的演進來看，可明瞭古今義的遵循與變革；從兩岸詞彙、術語、流行語運用的異同來看，可明瞭文化斷層的現象，以及彌縫與融合的需要；從翻譯與修辭等面向來看，可以推知外來語與漢語之間的衝擊與融合。準此，為使兩岸華人在溝通上更富彈性，並理解不同區域常民的生活態度與文化認同，本文將進行解析社會結構的複雜性，以了解不同區域漢字詞彙運用的現象與文化的衍變與發展。

**關鍵詞：**漢語，詞彙，文化，傳統，變動

詞彙運用是語文中最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因為它隨社會發展而變化不已，每一個詞彙的產生，都是社會現象的一種描述。所謂「詞彙」，包括一般詞語、古語、方言、外來語，以及專業術語等等。詞彙使用是與時俱進、應運而生的，在漢語發展的領域裡，它提供我們重新評估語彙的規律與發展。所以，從詞彙的持續與變動中，可以推估出常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底蘊。

詞彙以文化為社會基礎，文化以詞彙作為表情達意的符碼。因為語文本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所以，文化學與詞彙學的結合討論，是必要的措施。正如修辭學家陳望道所說：「語匯最能顯出各異的要求和關心，最能反映各異的意識和習慣，一有新知識、新事物發生，便能立時顯出了變動<sup>1</sup>。」

因此，我期待從傳統到現代詞彙的演進，尋思古今義的遵循與變革；從兩岸詞彙、術語、流行語運用的異同，探討文化斷層的現象，以及彌縫與融

---

<sup>1</sup> 陳望道（1943.3.15），〈論文法現象和社會的關係〉，《東方雜誌》，39卷1號。

合的需要；從翻譯與修辭等面向，推知外來語與漢語之間的衝擊與融合。基於此，我更期待進而能解析社會結構，並從這些錯綜複雜的表層現象與深層結構之間，去明瞭不同區域的漢字詞彙運用在文化衍變上所扮演的腳色。

### 1. 傳統詞彙與現代詞彙的變動

在臺灣，國語文的學習是透過教育部所審定的課本來進行的。一般而言，教育者以認知、情意、知能三大能力指標為教學方針，而透過詞彙教學來達成語文的廣度與深度之習得。單以教科書為例，語文能力的獲得一方面得自傳統詞彙語句，另一方面則由於當代新文章的產生，促使語彙運用變得靈活而多元。所以，詞彙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也就成為新的討論議題。

換言之，雖然現代詞彙按理說是承繼著傳統語彙來的，不過，因為時間空間都有移易，加上運用者的心理層次不同，遂有古今義與新創詞的衍變現象。尤其社會上流行的詞彙，變化更大。如「同志」一詞，在魏晉唐宋年間，特指「夫妻」。鮑照〈代悲哉行〉有：「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之句。後來，「同志」多用於「志同道合」之意。及至近代，孫中山的遺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才被專門指稱：共同為理想奮鬥的同政黨人士。到了現代，「同志」義涵再變，在大陸成為共產黨人的內部稱呼；後來，又變為普通社會階層老百姓的稱呼。大體而言，不論時間上是昔日，或空間上指廣義的華人世界，「同志」的解釋基本上與字面上呈現的差不離。<sup>2</sup>不過，在臺灣，「同志」一詞已經不能任意使用了，因為它已經變為「同性戀者」的專稱。

其次，在臺灣，漂亮女子的稱謂多樣多態，有：辣妹、西施、馬子、美眉、正妹……等等。「西施」因為與檳榔連綿合用，變成「檳榔西施」以後，就有穿得少、露得多以招徠客人的聯想；辣妹，也從活潑俏麗的單純變為舉止不遜的代稱；而「馬子」此一稱謂，更是有歷史淵源的。今天稱人作「馬子」有兩意，一是單純將對方視作女朋友，另一則只作為性伴侶的代稱。溯其源，元朝時，說無賴者「跳龍門」、「學騙馬」，「騙馬」就是騙女孩子。「馬」即有女子之意。不只如此，元、明兩朝更多劇曲小說以馬稱妓女。至此，「馬」之意與戰國時期稱賢人為「千里馬」已殊不相同了。到了眼下，以上稱謂大概也只剩下由「妹妹」訛音讀作「美眉」此詞，尚屬正派。臺灣演藝圈有「黑澀會美眉」就還是比較客觀的稱謂。

<sup>2</sup> 另外，也可從「LIVAC 共時語料庫」網站 <http://rlcondor.cityu.edu.hk/index.php?lang=tc> 得到證明。

再者，外來文化的衝擊也改變了詞彙的時代性格。舉例來說，在西方人眼中，狗是忠實的朋友；但在漢語世界，「豬狗不如」、「狗仗人勢」、「狗眼看人低」、「狗腿子」都是貶義詞。再如：「月圓人團圓」，是充滿感恩與幸福的氛圍的；在西方卻成了「月圓狼人出」的恐怖驚魂夜。又如：漢語世界裡，名姓尊大，卑者不能僭越用字，漢字詞彙庫裡遂充斥忌與諱。在西方世界，子孫襲用父祖之名以表示緬懷、尊敬之意，卻是常態。至於「黃」，是漢人世界的帝王象徵，自唐高宗始，敕用黃紙，頒布皇命；黃龍袍、黃龍輦、黃色的瓷碗瓷碟，無一不黃。不過，黃色到了西方世界，卻代表了「黃色書刊」等淫穢之物；連帶著，一九五〇年代在臺灣有掃黑、掃紅、掃黃運動；1983年，大陸地區也推動「打非掃黃」運動。如此以往，黃遂不再與尊貴關聯，卻與不法掛勾。不過，外來語雖然往往一開始先衝擊漢語詞彙，卻不能倖免漸漸被漢語結構與漢人文化所制約。例如，「掃黑」、「掃黃」及至今日已有新意涵，它變成仕女名媛們追求皮膚美白的代稱。

另外，前述語言上的禁忌也有因時轉化的機會。如：「屌」字，原是男性外生殖器的俗稱，或者也作罵人的髒話；今天在臺灣，卻成了「帥」、「酷」、「讚」的新詞。由此可知，文化中西有異，詞彙今昔有別，了解其中異同，可使多元文化和用語習慣獲得融通的可能。

## 2. 兩岸詞彙、術語、流行語大不同

在臺灣，「小姐」是一般對女性的稱謂；在大陸，則指陪吃陪玩陪睡覺的「三陪小姐」。這一點的差異，曾經相當程度的衝擊了此岸人民日常認知。不過，相對來說類似的情況恐怕也曾使對岸耳目一震。例如上述的「西施」在臺灣因為與某些穿著清涼的賣檳榔女孩聯繫在一起，因此有被汙名化的現象。在大陸，「西施」卻依舊是美人的代稱，「西施美」也是有名的化妝品品牌。

其他一些詞彙的使用，因為臺灣與大陸兩岸大不同，也有一些趣味產生：「軟體」相對於「軟件」、「數位」相對於「數字」、「網咖」相對於「網吧」、「光碟」相對於「光盤」、「資訊」相對於「信息」、「程式」相對於「編程」、「三溫暖」相對於「桑拿」、「五樓」相對於「五層」、「立體影像處理」相對於「三維圖像處理」……。這些詞彙的不同，在不意之中為兩岸的關係，平添了一些「異國情調」。

再如：麵條有彈性，稱作「Q」，在大陸，用「比較筋」來形容；事情真

相不明朗時，臺灣形容它「充滿懸疑」，大陸稱作「充滿懸念」，然而「懸念」一詞在臺灣是掛念、想念之意。在大陸，形容人心情亢奮，說是「心理蠻激動的」，在臺灣，我們稱作「興奮」，因為「激動」一詞有感情衝動，甚至情緒趨近失控的隱喻。在大陸，稱重要人士叫做「大腕兒」，在臺灣稱作「大咖」，「咖」是從擬音「咖笑」的「腳色」一詞來的，意即「要角兒」。相對於此，「遜咖」是能力較差的人，「A咖」、「B咖」就是等級不同的人物。

更大不同的是：孫中山在大陸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對於尊其為「國父」的臺灣民眾來說，這似乎有點傷感情；但大陸方面也沒佔到便宜，「烏魯木齊」在大陸只是地名，臺灣拿它作為「亂七八糟」、「亂搞一通」的形容；「去蘇州賣鴨蛋」在大陸也沒什麼特別意思，在臺灣卻是「掛點了」、「翹辮子了」、「去山上藏草了」等「死亡」的指稱。

其次，兩岸詞彙的使用也不乏同名異實較難分辨的，如：臺灣的「撞球」，在大陸稱作「桌球」；大陸的「乒乓球」，臺灣多半稱為「桌球」。甚至連彩虹的光譜兩岸命名都有差別：臺灣稱「紅橙黃綠藍靛紫」，大陸分作「赤橙黃綠青藍紫」。另外，同樣牽涉到數學的，若在大陸稱人「三點一四」是指該人「大方」、「氣派」，因為 3.14 是數學圓周率  $\pi$  的值，其音與「派」接近，所以與「氣派」搭上關係。不過在臺灣，你若稱人「 $\sqrt{179}$ 」，那罵人的程度就嚴重了，因為解開這根號式子，等於「十三點、三八」。

以上詞彙，會導致誤解的機會其實還算不大。倒是有些詞彙除了趣味性之外，還多了一點令人錯愕的戲謔性。例如：飯店的客房服務「Morning Call」，在臺灣稱作「晨喚」；在大陸稱作「叫床」；「chewing gum」在臺灣翻作「泡泡糖」(bubble gum)，通常作「口香糖」<sup>3</sup>，在大陸卻變成了「口膠」。上述大陸用語在臺灣的詞彙使用習慣上，碰巧與淫穢之意有關。其次，大陸慣用的動詞：「搞」、「弄」，在臺灣也通常上不了正經檯面。

兩岸詞彙運用的大不同，到底孰優孰遜？當然見仁見智。在臺灣作為「女強人」的，到了大陸變了「白骨精」，聽起來顯得可怕多了。但若是清楚了「白骨精」其實是「白領、骨幹、精英」的合稱，好像也就被叫得理所當然。其他，「金光黨」相對於「背包黨」、「首頁」(Homepage)相對於「烘焙雞」、「部落格」(Blog)相對於「博客」、「遠見」相對於「超前意識」、「勒索」相對於

<sup>3</sup> 若以臺灣話指稱「chewing gum」，是「che-lin teng」，「teng」是「糖」；「che-lin」則正好是「橡膠」的發音。

「吃大戶」、「泡夜店」相對於「串吧」、「準備好了」相對於「到位」、「公關公司」相對於「點子公司」、「逆向思考」相對於「反彈琵琶」、「殺青」相對於「封鏡」等等，也還多言之成理。

至於「歸國學人」相對於「海歸派」、「家庭煮夫」相對於「家庭婦男」和「媽媽先生」，則顯得有調侃的感覺。因為「婦男」與「媽媽先生」仍有男尊女卑的指涉，把人作如此稱呼，好像是以「次等男性」的觀點去思考的。另外，早期在臺灣，「歸國學人」象徵國家新動力的來源，是備受尊崇的，絕不至於被諧音雙關作「海龜」的。而且以詞彙使用的具體化來看，「喝咖啡、聊是非」和「聊八卦」也似乎優於「侃大山」；「雞蛋股」和「水餃股」有令人發出會心一笑的空間，似乎也優於「垃圾股」；其他，如：「置入性行銷」之於「軟廣告」，「恨天高」之於「鬆糕鞋」，前者似乎也更切近現實。而在臺灣道路上偶而可見的「新手上路，請多包涵」和「No Kiss」也遠比大陸的「新車上路，內有殺手」更溫馨一點。

大陸語彙當然也有運用得令人激賞的部分。1998年，大陸總理祝鎔基視察九江長江防護堤時，指出該建築工程施工品質低劣，稱之為「豆腐渣工程」。這個詞今在臺灣報章雜誌上也數見不鮮，這即顯示人們在選擇詞彙運用時自然會有適切性與否的考量，即使不同區域有不同詞彙發展，卻將在社會交融的過程中，取得它們自己的平衡點。

### 3. 翻譯與修辭

上述所探討的兩岸大不同，只是一隅之見，畢竟表現不同的詞彙實在太多。其他影響不同區域文化衍變的因素，除了兩岸長達三、四十年的隔閡，其實還關涉到翻譯與修辭的問題。

#### 3.1 翻譯

早在後漢以降，佛教外來語就豐富了漢語詞彙庫，也激盪了漢語文化，這一類人們耳熟能詳、約定俗成的語彙，不論是音譯或意譯，都融進了漢族文化。例如「佛」是梵語 *Buddha* 的音譯，「涅槃」是梵語 *nirva na* 的音譯，「圓寂」是從梵語 *parinirva na* 譯得，*sramana* 譯作「沙門」，*bhiksuni* 譯作「比丘」，*arhat* 譯作「阿羅漢」或「羅漢」。除此，漢語資料庫裡有更多的佛教成語<sup>4</sup>。

<sup>4</sup> 試舉一隅，與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有關者，有：半路出家、大徹大悟、混世魔王、群魔亂舞、妖魔鬼怪、頂禮膜拜、善男信女、沿門托鉢、無事不登三寶殿、不看僧面看佛面、五蘊皆空、邪魔外道、聚沙成塔、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及至今日，漢英、漢日、漢臺等語言的翻譯，對文化生成與發展影響更顯著。以下試舉臺灣部分為例說明之。

### 3.1.1 挪用臺灣閩南語的新詞彙

閩南語的詞彙半出自古漢語，臺灣閩南語亦如是。臺灣閩南語，在語音上的表現與漢語既殊有關聯，但又別有特色。例如：「偷呷步」是投機取巧；心情鬱悶是「心頭結歸球」；「結屎面」指人生悶氣，臉色很難看的樣子；很難溝通叫做「很盧」；行為扭捏或死要面子叫做「很ㄍ一ㄣ」；心生恐懼叫「很ㄗㄚㄩ」；「倒退嚕」成了後退之意；「趴趴走」是指到處閒逛；「俗辣」是「癩三」之意；「俗女」是「淑女」的訛音，強調「粗俗」的女子；「霧煞煞」是撲朔迷離；「A 好康」、「拗（讀作凹）好處」是佔便宜；「熊熊被嚇到」，「熊熊」借臺灣閩南語之音，指突然；「頭殼壞去」，顧名可以思義；「莫宰羊」卻跟羊一點關係都沒有，是「不知道」；「蝦米攏無驚」跟蝦米也無關，是指「大無畏」；「好家在」不必在家，是幸好的意思；「歹勢」跟歹徒與惡勢力都無關，是指不好意思。而「好野人」竟然是「有錢人」。

在臺灣，通行漢語挪用閩南語的廣度，被及社會各階層，時程一久，有些詞彙的用字居然就被接受了。例如：「尬」字出現的頻率就很多。「尬」，原來只與「尷」合用，是一個聯綿詞，意指：行為不正常，鬼鬼祟祟，或者處境困窘，或事情棘手，難以應付。後來，被借指賽車、飆車，構成「尬車」一詞，而有你追我趕、互不相讓的義涵。而「尬來尬去」就變為高來高去，從此怎麼「尬」都行，凡是找不到適切的動詞時，就是「尬」字出現的時機。在股票市場裡，「尬」字也早就是很重要的術語。例如：「買超尬空」、「股票被作手尬空」、「小心被某公司急拉強尬空單」云云，從語氣上推估，即使不涉股市交易的人，大概也知道其中是因為有黑手介入。「尬」到底何自生？其實「尬」就是臺灣閩南語「翻攪昇騰」的「攪」的意思，人們無法從漢字庫中找到語意與語氣上都能相應的字眼，於是，這樣的方言訛用替代詞就順勢而生了。

最近，最「紅火」的形容詞，還有「夯」。有人說之所以拿「夯」來指稱

---

與原始佛教教義有關者，有：生老病死、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塵不染、天花亂墜、香象渡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面之緣、一生一世、三生有幸、萬劫不復、在劫難逃、拔舌地獄、牛頭馬面、牛鬼蛇神、刀山火海、如影隨形、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最熱門、最流行，是因為「夯」與「烘」的臺灣閩南語發音一樣，指的是火熱的、熱烘烘的。以原來字義看，「夯」是春實版築，以利建築工事；在大陸，「夯」在歇後語裡有發揮：「工地上打夯——靠猛勁」。不過，以詞語「夯貨」來看，其實指的是笨重的貨物，與今義並不相關。但眼下「夯」字用得正夯，我們大概只好再從形象上去解析：「大」與「力」合構「夯」，的確是能顯出它的力道。這就跟意思指出了紕漏的「突槌」類似，因為槌與被槌的物品脫了軌，所以就出了錯，其字義大致上可從字面上推測，今天把它寫成漢字來表現，似乎在溝通上就因為不成問題而顯得理所當然。

另外，「鬥陣行」是臺灣閩南語的「一起走」，1999 年上映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原著、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導演，布萊德彼特主演的「The Fight Club」順勢翻作「鬥陣俱樂部」，以詞意雙關為徑，指涉了「以戰鬥為發洩管道」與「失勢者相濡以沫」兩義，也相當深刻地以本土文化表現它與外國影像藝術結合之妙。

伴隨臺灣閩南語的挪用，網路語言也藉方言順水推舟，成為流行語彙的一部分。如：「囧」，竟能以人臉的形象來表示尷尬，也算有趣的了<sup>5</sup>。大體說來，習慣使用電腦的人，都希望一切快速進行，在鍵盤上敲字便因為能省則省的動機，而導致網路語言的流行。所以，能像「夯」以形象與聲音取勝，又碰巧借得到漢字來指稱，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但如果連適當的漢字都缺乏時，又該怎麼辦？臺灣閩南語「老扣扣」簡稱「LKK」，於是就被指稱為：蒼老、年紀大；「ㄨ ㄉ」代表「我的」；「ㄨ ㄣ ㄣ」是「我愛你」，是擷取聲部簡略表之的例子；形容女子皮膚吹彈可破，稱作「ㄉ ㄨ ㄣ ㄉ ㄨ ㄣ」；指稱首飾或配件閃亮，以「Bling Bling」形容，這些則是以狀聲詞形式來表達。據了解，後者甚至於在 2003 年被納入《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成為新詞彙。網路族群慣用簡易表達的這些新詞彙，或以注音符號或以英文字母拼音來擬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本國語文教育者的思維。

不過，近幾年在臺灣風起雲捲的所謂「本土化運動」，有時在詞彙上就玩

<sup>5</sup> 其他，還有更多網路象形文字(或心情圖示)。其中，最有名的非「Orz」莫屬了。「Orz」，又稱作失意體前屈，據說是武術中的「猛虎落地勢」一式。2005 年，搖滾樂團五月天的歌曲《戀愛 ing》就有「超感謝你，讓我重生，整個 Orz」一句；而引發風暴的，就出現在 2006 年 1 月的大學指考國文科試題：「3Q 得 Orz→感謝得五體投地」一段。

得有點過火。例如：把「當選」稱為「凍蒜」，就曾經相當困擾我。記得此詞甫現傳媒時，我還一時「腦筋打結」，十分為蒜農抱憾。

### 3.1.2 挪用日文或其他統治者語文的新詞彙

在臺灣，因為曾經數度遭受異族統治，因此在漢字詞彙的使用上，以及文化底蘊裡，都表現了不同質量的面貌。

例如，脫離日本殖民雖然超過半世紀，至今卻仍留有許多後殖民遺跡。地名的西門町、松山、岡山、關西、田中；人名的武雄、次郎、國輝、義雄、武治、美智、麗花；稱謂的多桑、歐巴桑、歐里桑；空間的化妝室、湯屋、食堂；生活所需的關東煮、烏龍麵等等，都是<sup>6</sup>。更早期，臺灣受過荷蘭人統治，也類似於此，在地名上留有襲用的痕跡。如：土地丈量單位「甲」，據說是荷蘭人的度量衡單位，一甲土地約等於十多公畝。臺灣有些地方以「甲」為名，就是這麼形成的。如：臺中縣「大甲鎮」、臺南縣「學甲鎮」、「六甲鄉」等都是。

挪用 (appropriation)、翻譯和改寫，是中國現代思想肇始之端。它的跨語際實踐，在民初早有嚴復、林紓領軍去開疆闢土；在臺灣，也早就因為當年日文獨大而深植常民生活。所以，在臺灣日語出現的比例相當高。直接借用日語的，有：「屋樑」直呼「哈力」；「檜木」直呼「ㄈー・ろ又・ㄅー」；行事乾脆稱作「阿沙力」；「再見」叫做「莎啲娜啦」；「秀逗」是輾轉由日文訛用英語 (short) 發音來的，指人腦筋短路、頭腦不清；「麻吉」(音 maji) 是死黨、好朋友之意，這也是日文轉用英語 match 來的。而日文的「KAWAI」在以前是鋼琴的品牌名稱，譯作「河合」，今則多指「卡哇依」為「可愛」之意。

即使時至今日，這種翻譯與挪用並存的作法，仍出現在許多地方活動上。舉兩個今年在臺灣北部舉辦的大型活動為例：2008 年，桃園縣「大溪『大仙炷』文化『祭』」，既用了臺語「大仙炷」作為巨型偶戲的代稱，還借用日文「祭」作為活動、典禮的意思。而臺北西門的紅樓劇場，今年歡慶百年，其標語為：「百年祝福，紅樓物語」，也借用了日文。紅樓，是建於 1908 年的日式八角堂紅磚洋樓，借用「物語」來妝點它的歷史性，似乎無甚可驚怪。然

<sup>6</sup> 「湯屋」指「泡湯」，亦即泡溫泉的地方，與飲食上的湯無涉；吃飯的地方，現在稱作「飯館」、「餐廳」的，今某些地方也取用大陸用法稱作「食府」，早期則挪用日文稱作「食堂」。



而，如果再深究諸如：「應援團」、「達人」、「料理」等等日本語的隨處可見，就會明白日本文化與臺灣社會的息息相關了。

前述因挪用而生成的翻譯名詞，或稱外來詞，在我們的文化架構中，佔據著別富深思的領域。被翻譯而來或被挪用而來的詞彙，其實透露的是有關權力的關係。劉禾在〈跨文化研究的語言關係〉中，表示：「我們或許更應該關注的是，在歷史偶然性的關鍵時刻，西方和中國過去的思想資源究竟是怎樣被引用、翻譯、挪用和占有的，從而使被稱為變化的事物得以產生。」<sup>7</sup>

不過，嚴格論之，外來語通過翻譯而進口，其實它本身也與當地國存在著緊張的關係。有句義大利格言說：「Traduttore, traditore」英語翻作：「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意思是：翻譯者即背叛者。這句話的深意，便指出翻譯差異的弔詭性。我認為這說法頗具後殖民（post-colonial）性格。這就像荷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提出的：被殖民者對於殖民帝國有不正確的模仿，將不意中破解殖民帝國的作用，所以他指出「模擬」（mimicry）和「諷擬」（parody）的意念。而思碧維克（Gayatri Spivak）所謂：「Can the Subaltern Speak？」（譯作：「次等人可以說話？」或「庶民可以發言嗎？」）也在關於翻譯的政治，提出她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看法。

具體來說，例如：日本家電品牌松下公司的「Panasonic」，就被以「國臺語」翻作「潘仔送你的」，「潘子」是指愛充闊的冤大頭，以此諧謔了日文。另外，頗富鄉野傳奇氣味的「三貂角」，其實是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時所命名的一處地方——「Sandiego」，這個名稱在西班牙本身、在美國、在菲律賓，以及大部分的中南美洲都有，通常譯作「聖地牙哥」，經過臺灣的音譯卻毫無洋色彩的「三貂角」，這就意外造成超脫於被統治、被打壓的象徵。

不過，也不是所有情況都這麼樂觀。所以，巴巴還是僅能以「含混、交織」（ambivalency, hybridity）來敘述殖民與被殖民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提出各自發言的「重新定位」的觀念。換言之，除了一部分外來語是被直接使用的之外，其他盛行各地語言混用的狀況，就是例證。「啥咪攏會通」這一句形容詞，很能說明本土與洋玩意兒的交融實況演出。例如：對身體作敲、打、揉、搓等動作，以放鬆肌肉，消除疲勞者，稱為「按摩」。在臺灣，你說英語的 massage，或日語的「馬殺雞」，又或者是臺灣閩南語的「掠龍」，大家都

<sup>7</sup> 引自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

聽得懂，詞彙的雜交性因而畢現。

更進一步言，即使未曾真正君臨臺灣成為實質殖民主的美國，卻還是能以強勢文化凌駕於臺灣社會，也可以說明臺灣是一個尊重眾聲喧嘩的多元社會。美式英語及其伴隨而來的外來詞彙或翻譯資材，至少透過三種形式出現，一、音譯，二、意譯，三、半音半意翻譯。意譯詞太多了，礙於篇幅，本文不贅述。

音譯詞，如：麥克風（microphone）、梵婀鈴（violin）、賽因斯（science）、德模克拉西（democracy）、哀的美敦書（ultimatum）、巧克力（chocolate）、沙發（sofa）、坦克（tank）、俱樂部（club）、熱線（hotline）、蜜月（honeymoon）……。其中，梵婀鈴、賽因斯、德模克拉西、哀的美敦書因為不常用也不易從字面得出意義，於是，被小提琴、科學、民主和最後通牒取代了。麥克風雖然是音譯，卻兼有文字形象上的直觀性，至今通行不已。其次，還有因為具有文字形象的直觀性，或者譯字兼具意義上的相關性，而能豐富漢語詞彙資料的，如：維他命（vitamin），翻作「維生素」者，其意明顯；照音翻作「維他命」，卻亦貼切。烏托邦，是拉丁文 *Utopia*，其意指一切至美的虛構國度，翻作「烏托邦」，望文而能生義，也十分恰當。

不過，也有不少詞彙既缺少文字形象上的直觀特性，也無法以中譯字詞兼顧其義，卻還是能透過單純的音譯字詞加入漢語世界的陣容，如：咖啡、馬達、卡通、布丁、沙拉、歇斯底里、阿斯匹靈等，這些語彙恐怕因為多為日常使用，一回生二回熟，熟極而爛，因此變成不必思索而能懂得的代名詞了。更甚而，有些詞彙雖非日用品，但因為經常出現，在使用上或許不見得能使人完全明瞭其意，不過它的意涵卻多半能使人心領神會，在理解上也能八九不離十，例如：「幽默」（humor），其意為：詼諧、風趣。乍見之下不知其意，若配合前後文去領會，例如：「幽默的豆豆先生總是以逗趣的動作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就大概能貼近意涵中心；再從字面上去推測，「幽」為蒙昧不明，「默」為安靜不語，合二字之意，以不誇張的手法使人發出會心一笑者，是為「幽默」，則此詞的意思就明顯了。他如：「蒙太奇」，原為法文 *montage* 的音譯，是建築學術語，意為構成、裝配；後來，作為電影藝術的技法之一，是從不同距離和角度以不同方法拍攝的鏡頭剪輯而成的，在敘述情節，刻畫人物時，可以表現較自由的時間和空間感，從而影響影片的節奏和敘事方式。這個詞彙因為常常出現在影劇版面上，而且透過「蒙太奇」三個字的字面組合，居然也能使人大概掌握其意涵。再者，意為聯合抵制、排斥的「杯葛」

(boycott)亦然，若人們經常注意國會運作，尤其朝野各黨在審議法案過程中所施展的合縱連橫，便能從語意上推知「杯葛」其意。特別是「葛」的語音能使人連接到「打嗝」的不順暢，就更顯出這個翻譯詞彙的妙處。至於「引得」(index)詞意，從漢字字面上很容易可以推導出來。其他，如「三明治」、「可口可樂」、「按摩」、「席夢思」、「麥當勞」，亦然。

半音半意的外來詞，如：「啤」酒、「卡」車、「沙丁」魚、「芭蕾」舞、「香檳」酒、「基督」教、冰「淇淋」、「吉普」車、「沙文」主義、「高爾夫」球、「頂克」族……。這部分其實也同上述一樣，表現了外文對本國文的衝擊，卻也同時展現了本國文對外文的涵蓋力。因為外來語固然衝擊著本國詞彙，一旦本國翻譯者在進行翻譯的同時，以創作者所具備的權力進行轉化性再創作時，那麼，「沙文主義」就會在女男平等的年代裡，變成「沙豬」主義。更往前一點看，1984 年左右引進臺灣的美式速食「麥當勞」，其實更早就在作家小野的作品裡，被譯成了「莫當奴」，十分能凸顯早年留學美國的窮學生的心境，也十足體現譯作者的匠心。

目前，在臺灣社會文化裡，外來語的挪用也多間接而片斷的現象。例如：開「轟趴」是「home party」的意思。「home party」原是中性的詞，之所以在此被以「轟」與「趴」這樣的字眼譯出，乃是因為它經常出現在社會新聞，因此戲用此二字來描繪該「派對」遭到警方查緝的必然性，這也頗能惹人會心一笑，達到嘲諷的效果。其次，形容某些狂熱支持者，以前稱作「迷哥」、「迷姐」，例如：喜歡歌星鳳飛飛的叫做「鳳迷」，仰慕馬英九的叫「馬迷」、迷戀陳水扁的叫「扁迷」。現在，則差不多都使用「fans」並翻作「粉絲」。此譯名相當細膩地突出了這些癡迷者心思牽掛的狀態。另外，北部幾個高中聯合舉辦的熱門音樂社團活動，叫做「Fall in Band」，中文名稱叫做「瘋音盃」，也十分貼切。

在臺灣，擅長使用英語通常是一種時髦的代表，加上外來文化刺激的多元化，所以我們隨時隨處可以聽到類似以下的對話：「她長相『卡哇伊』，為人超『nice』，做事很『OK』，風評也很『讚』」，便是把日語、英語、臺語融為一爐的常見例子。不過，也有人故意以英語發音代稱具有本土性的現象，造成頗有韻致卻相當衝突的意象。例如：某人炫耀他身上穿戴的行頭是名牌「Lu Ban Tan」，乍聽之下頗使人自慚孤陋寡聞，竟沒聽過此牌名物，細一斟酌，乃是「路邊攤」之物。路邊攤的便宜貨不見得品質低劣，人們以「Lu Ban Tan」稱自己的裝束，其實另有嘲諷崇尚名牌者的拜金和淺薄之意圖。這就和

當年錢鍾書在《圍城》裡把「gentleman」翻作「尖頭鰻」，有異曲同工之妙吧，另一例則是把 What's your name? 諧戲為：「花枝魷魚麵」。你說它有什麼深意嗎？恐怕沒有，不過是好玩。

### 3.2 修辭

「修辭」有二意，一是指將意念適切的表達為語文；二是指修辭學上的修辭法。本文在此兩部分都將論及：前者以政治性語彙多保留文雅古語的層面來探索；後者酌取雙關、轉品、飛白、析字、婉曲、引用等修辭法來論述。

臺灣詞彙的靈活運用，曾經引起大陸學者相當關注。不少詞彙學論著都在這方面下過努力。據說蘇芮的歌曲〈牽手〉就曾經激活對岸的語言與思維：「因為愛著你的愛，因為夢著你的夢，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愛、夢、悲傷、幸福，分別具有動詞與名詞的變化性格。在臺灣，類似這樣的情況太多了，甚至大學和高中的升學考試都不能免俗的，每年都考此類問題。不過，我認為用得更好、更精采的，非雙關莫屬。

挪用英語並使之融進漢語詞彙的情形，佔了目前雙關修辭的一大部分。例如：在網路年代，「e」使用範圍加廣，舉凡與網站、網頁有關的單位，多變成了「e 點靈」：「算命 e 點靈」、「姓名 e 點靈」、「英文 e 點靈」。凡利用電子消費、電子儲值、電子服務的，則多變成「e 通卡」。其次，某人對某事「有感覺」稱作「很有 Fu」(〔ju〕/ feel)，是利用爆擦音的感覺強調他的「有感覺」。再其次，若感覺到某詞不足以表現應有的力道，那麼，「放暑假」就索性寫成「Fun 暑假」。甚至，也有古雅與新潮合用的，房仲業者「有巢氏」用的是遠古的祖宗典故，比起前些年的「無殼蝸牛」或「有殼蝸牛」，顯得有深度多多；而它的英文名稱「U-trust」則還雙關了幾年前有名的美容瘦身廣告詞：「Trust me, You can make it.」，強調著公司品牌的值得「你信任」。

更甚而，廣告運用諧音雙關所開闢的新創意，既爆衝業績，也創造出許多漢語新詞彙。例如：維力炸醬麵新廣告「power of 麵」音近「泡麵」，以諧音雙關同時增加意涵上的深度。臺北銀行發行的運動彩券，其口號：「運動彩券，就是愛 win 動」，既有「運動」的主題，又賦予勝賭的希望。

其次，論飛白修辭。「飛白」修辭由次級文化中的「黑話」與其他新創引伸的語詞領軍。飛白，指將語言中的方言、俗語、吃澀、錯別，故意加以記錄或援用的修辭方法。例如：「撇輪」，是騎車之意；「撇嗽」，是傷心流淚之意。這種詞彙的詞義實屬艱澀，非內行人不能領悟。但在漢字詞彙庫裡，它

仍佔有一席之地，也不容小覷。

合音字算在「析字」修辭部分。例如：「甬」是「不用」，從文字的組成元件可以推知；「消」是「需要」，經過聲韻組成的解說，可以推知。流行詞彙「就醬」和「ㄅㄛㄣˋ」的意思，乍看之下難以理解。原來，「就醬」的「醬」是「就這樣」的合音，「醬」同時又是「這樣」的合音，整個合起來即成為「就這樣子吧」的意思。而「ㄅㄛㄣˋ」代表「不一樣」三字的聲韻集合，這個語音又正好與發射子彈的擬音接近，所以年輕學子喜歡用來凸顯他們的特異與新潮。

另外，也有一些婉曲用法，例如：早期稱雛妓或低俗的阻街女郎為「落翅仔」，文雅一點說，落翅仔就是「折翼天使」的意思。在次級文化當中，這些身陷社會底層的女子「墮落」了，就變成了「落翅仔」。這一類詞彙與語義有相關性。另外，「傳播妹」被指操特種行業的女人；老不出門，悶在家裡迷動漫的，叫做「宅男」，現在還有更親暱的稱呼，叫「阿宅」，這幾個稱呼都因不直接而顯得含蓄、體貼。而「那個黃金單身漢『死會』了嗎？」「死會」的「會」，原指民間互助會，活會是指有機會標到互助金的，死會則是沒機會了。在例句中，「死會」即指「結婚了」，別人沒有覬覦的機會了。這一類的詞彙的意思，也是需要「內行人」提點的。

再者，是政治性語彙多保留文雅古語的狀況，我把它規範在「引用」法裡。

#### （1）「著毋庸議」：

在臺灣，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根源於所謂「著毋庸議」事件。1996 年，李登輝和連戰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副總統。依例，新政權產生後，內閣需總辭，因此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遂向李登輝總統提出總辭。不料，李登輝批示「著毋庸議」指示副總統得以兼任行政院院長。此例一開，「著毋庸議」四字的重量大顯，後來並造成國會亂源何自起的爭論議題。

想當初，「著毋庸議」一詞甫現，人人面面相覷。如此古雅的詞彙，直逼得政界、學界陣腳大亂。溯其源，此詞可能是明、清皇帝批示大臣奏議時，決斷地表示：「就這麼決定了，不必再談。」所使用的命令式批語；及至民國，成為公文書用語；再至九六年，重新登上臺灣政壇。

#### （2）「戒急用忍」：

同樣在 1996 年，另一句驚天動地的古語也粉墨登場，那就是「戒急用

忍」。此四字，是早在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清咸豐皇帝逃難到承德避暑山莊時寫下的。又據說，這四字最早是康熙贈給雍正的。不過，到了臺灣，它成了中華民國政府節制企業主對中國大陸投資的政策之一<sup>8</sup>。

(3)「棄保效應」：

此詞是臺灣選舉的常用語，在政黨或候選人擔憂同質性高的其他政黨候選人瓜分票源，往往就喊出「棄 X 保 Y」口號，藉以引導選民集中選票給有機會勝出的候選人。1994 年臺北市長選舉時，黃大洲、陳水扁、趙少康三強鼎立時尤其明顯。「棄保」源自象棋裡的戰略「棄車保帥」，更早則源自《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之「李代桃僵」，此計意謂：「勢必有損，損陰以益陽。」及至宋朝郭茂倩編成《樂府詩集》，其中〈雞鳴〉有：「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林身相代，兄弟還相忘？」臺灣政壇則巧妙地以此意美化選戰的現實，而且往往克奏膚功，此類政治性詞彙因此大收古雅與現代之效益<sup>9</sup>。

#### 4. 從詞彙運用看社會結構與文化現象

##### 4.1 地方本位意識抬頭：兩岸小異大同

不論是外來語通過翻譯進入漢語世界，或者時轉世移，以新代舊，都已經使漢語詞彙庫形成文化調和、社會融通的現象了。回頭看，命名是權力的展現，更具體而言，是支配性父權的展現，中國式思維與構詞方式曾經雄霸一方。如今，漢語世界卻也從多元價值觀中獲得啓示。例如：爲了消弭大中國主義的形象，兩岸一先一後以修改地名表現尊重少數族群的誠意。

大陸方面將內蒙古自治區首府「歸綏市」還原爲蒙語綠色的都市「呼和浩特市」，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迪化」還原爲美麗的牧場「烏魯木齊」，將中越邊界的「鎮南關」，從藩屬國的地位改爲對等位置的「睦南關」、「友誼關」。

臺灣方面亦然。1989 年，嘉義縣吳鳳鄉改名爲「阿里山鄉」，顛覆了吳

<sup>8</sup> 這是 1996 年 9 月 14 日李登輝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上，對臺灣企業界投資中國大陸的主張所提出的政策指示。

<sup>9</sup> 大陸的古雅用語，表現得最典型卻也戲謔的，是表現在大約 2002 至 2003 年間的「SARS」期間。臺灣把「SARS」翻作「煞死」，大陸卻能引用《三國志》典韋救曹操的故事，將曹操聞典韋之死，爲流涕，並親自臨哭之所說：「非典，吾命休矣！」給套用進來。

鳳的英雄形象，同時破除原住民「出草」斬人頭的汙名；繼之以後，1998 年甚且將阿里山原住民的族名由漢人思維的「曹族」改為原住民語的「鄒族」。2002 年，南投縣的仁愛鄉也改為「霧社鄉」，以紀念由莫那魯道領軍抗日的霧社事件。除此，總統府前大道原名介壽路，是為慶祝蔣介石壽辰而命名，1996 年被民進黨籍臺北市長改名，如今以「凱達格蘭大道」之名行走<sup>10</sup>。

#### 4.2 多元文化底蘊深植：兩岸同中存異

從 2008 年 8 月重慶一火鍋店取名「支那」引起公憤一事看，兩岸的文化認同在某些事物上，的確出現歧異<sup>11</sup>。

對大陸而言，「支那」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蔑稱。究其實，「支那」是梵文「秦」讀音的漢譯，起初，「支那」並無貶義。但辛亥革命之後，因為日本堅持以「支那」稱呼中國，又加上中日戰爭恩怨，「支那」一詞的性質，遂變成日本蔑視中國的象徵。

在臺灣，也有某些臺獨人士稱中國為「支那」。林央敏的臺語詩〈二二八血歌〉就記錄著：「棉被軍團支那兵，/ 草鞋踏破臺北的街景」<sup>12</sup>，表現為厭棄之意。不同於大陸反對「支那」一詞，體現的是民族情感，臺獨人士方面較少觸及對日本殖民的抗議。

至於同樣被日本殖民過的韓國，也與臺灣在戰後的反應不同。這一點，從韓國人為泡菜的譯名正名可以驗證。1995 年，韓國專利局與農業部官員堅持「泡菜」的拼寫法是：Kimchee，而不是 Kimcni 或 Kimuchi。對外國人而言，這幾種譯法可能沒有差別，但對於朝鮮人來說，這卻事關民族尊嚴。因為韓國人堅持的正是以脫離日本語音文字影響為務，作為恢復他們在 1910

<sup>10</sup> 凱達格蘭族（Ketagalan）為臺灣原住民，分佈於淡水、臺北、基隆和桃園一帶，以臺北盆地為主體。與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曾有著密切的關係，現已幾乎漢化絕跡。

<sup>11</sup> 根據大陸《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企業名稱不得含有有損於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可能對公眾造成欺騙或誤解的內容和名字。「支那」是國外對中國的蔑稱。所以，店還沒開業，廣告橫幅就被城市管理人員扯下。老闆也不堪輿論壓力，在店門口長跪尋求原諒。

<sup>12</sup> 「彼年，一九四五，/ 米國對日本擲（dan）落原子彈，/ 給（gah）太平洋戰爭炸落幕，/ 擱對臺灣擲落蔣政權，/ 給殖民地的丸旗染做滿地紅。/ 誰知棉被軍團支那兵，/ 草鞋踏破臺北的街景，/ 雨傘鑿傷期待的心情，/ 支那兵長期枵餓的眼神，/ 搥（kap）著臺灣人宰豬屠羊的勞軍禮，/ 就用彼支『接收』的手，/ 『劫收』滂湃的戰利品，/ 寫出一頁一頁濫撒（lam-sam）的史冊。……」節錄自《胭脂淚》〈二二八血歌〉六卷五節。臺南：金安文教機構，2002 年 9 月。

至 1945 年間被日本所消泯的朝鮮文化的象徵。然而在臺灣，「哈日」風潮卻盛行不已。

另外，在臺灣人們接受以「福爾摩沙」來指稱「美麗之島」；同一詞在大陸眼中，卻以為那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對臺灣的辱稱。

如上所述，影響臺灣多元發展的社會因素面向如此，兩岸的文化底蘊因而有異。

### 5. 結語：從詞彙運用論文化的衍變

兩岸的文化衍變，從表層現象看，臺灣在以下各方面受到較大影響：一、廣告傳媒的領導；二、兩岸開放的接觸；三、網路世代的激化。大陸方面，則成因於四個社會因素：一、社會開放，日趨多元化；二、外來文化的影響；三、求新求變的社會心理；四、反傳統的價值取向<sup>13</sup>。

從大體上看，兩岸所受影響大同小異。傳媒或廣告的用語，以及由青少年所創造的次級文化，肇因於他們想要吸引閱聽大眾，或者展現自我獨特性的企圖。前者在宣傳上融入流行的元素，甚至促使新創的辭彙成為引領文化發展的路徑；後者則多半為自己也能運用一種特別的力量而感到自豪，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似的，在能突破「大人」框架為目的的出發點上，凸顯他們的思路和想法。在定義上，這種次文化是「相對於主流或主導文化的關係，它們構成主流文化的敵對部分，或是有所偏異但具支援性的部分」。而「他們也可能因為和某個特殊實質區域、都市空間或集合地點的關聯，而為人所知」<sup>14</sup>。

不過，傳媒廣告用語或者青少年次級文化語彙，其實與正統語文還是有一些雅與俗的差別。然而，時移運轉，在多元社會裡，這些流行語終究會成為漢語詞彙庫的重要資產。

尤其自從兩岸交流政策開放以後，語彙融合的腳步加速，兩岸之間的「異國情調」漸漸被同文同種的血液沖淡。這些，都像呂叔湘所說：「語言的一種規範是歷史演變的結果，人們所能為力的是極其有限的<sup>15</sup>。」

語文，本來就是溝通工具，要與誰溝通，就要用誰能懂得、接受的語彙。

<sup>13</sup> 詳見刁晏斌（1995.6），《新時期大陸漢語的發展與變革》。臺北：中華發展基金會、洪葉文化公司。

<sup>14</sup> 見 Peter Brooker（彼得·布魯克）（2003.10）、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sup>15</sup> 呂叔湘（1984），《語文札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23。



古文翻譯作今文如此；把外文譯作本國文，或者不免直接挪用外來語或化用外文，也只是因應之策。雖然現在兩岸語彙有所不同，孰知不是詞彙質量與文化意義再充實的契機？更何況漢語的當代性與豐富性更甚而是必須經過如此的語文雜交，來達到與廣泛華人及其文化接軌的目標。因此，從詞彙運用的差異，我們得知文化衍變的進程，這個結果同時也應該激勵我們更進一步去思索漢語如何走上全球化的必要途徑。為此，融通整個華人世界及其漢語詞彙庫，將象徵漢語國際路線新紀元的開始。

### 參考書目

- 刁晏斌（2000），《差異與融合——海峽兩岸語言應用對比》。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刁晏斌（1995），《新時期大陸漢語的發展與變革》。臺北：中華發展基金會、洪葉文化公司。
- 王志弘、李根芳譯，Peter Brooker（彼得·布魯克）（2003.10），《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王國安、王小曼（2003），《漢語詞語的文化透視》。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
- 王寧、鄒曉麗（1998），《詞匯》。香港：海峰出版社。
- 司馬雲杰（2001），《文化社會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西風編著（2003），《語論天下：流行語集》。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 李寶貴（2005），《對外漢語教學及漢語本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樂毅（1996），《簡化字源》。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 沈克成（2008），《書同文：現代漢字論稿》。上海：錦綉文章出版社。
- 周一農（2005），《詞匯的文化蘊涵》。上海：三聯書店。
- 周曉虹、徐彬譯，（美）約翰·R.霍爾、瑪麗·喬·尼茲著（2002），《文化：社會學的視野》。北京：商務印書館。
- 武占坤（2007），《漢語熟語通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 夏中華（2007），《中國當代流行語全覽》。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
- 符淮青（1985），《現代漢語詞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陳汝東（2000），《對外漢語修辭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 許寶強、袁偉選編（2001），《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曹煒（2004），《現代漢語詞匯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陸士清主編（2002），〈新視野、新開拓〉，《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郭玉茹策劃主編（2005），《漢字與全球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文化局。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所編（1992），《臺海兩岸文化思想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行政院陸委會、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協辦，中央大學哲學所主辦。
- 馮天瑜（2004），《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
- 溫端政（2005），《漢語詞匯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黃俊杰（2002），《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葛本儀（2003），《漢語詞匯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葛本儀（2004），《現代漢語詞匯學》（修訂本）。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萬藝玲等著（1999），《詞匯應用通則》。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 鄭述譜（2005），《詞典·詞匯·術語》。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盧國屏（2001），《文化密碼——語言解碼》。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韓陳其（2002），《漢語詞匯論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蘇新春、蘇寶榮編（2004），《詞匯學理論與應用》。北京：商務印書館。
- 龔嘉鎮（2002），《漢字漢語漢文化論集》。成都：巴蜀書社。

[投稿：2009.2.27；審查：2009.4.17；接受：2009.05.22]

曾萍萍

Tseng Ping-Ping

(32001)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中央大學中文系

No.300, Jhongda Rd.,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32001,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93141006@gmail.com

## **Perceiving the Evolution and Difference of Culture between Cross-strait from the Use of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 of Sinology**

**Tseng Ping-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Abstract**

Plenty of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 from sinology, in fact, are common phraseology. On the ground of the us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pecific meanings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been gradually equipped with even deeper cultural implication, even having a trend to aff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for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 in the language nowadays is the worthiest topic for study or discussion. Perceiving the evolu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words to contemporary ones, we can realize the cours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Noticing the difference of application of application for words, terminology, and some slang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e can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disconnection, which urgently needs the recovery of relations between two sides. As far as translation and rhetoric are concerned, we can figure the impact and the blend between alien language and sinology. Hence, in an attempt to make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Chinese people much more elastic and figure out variou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lives from the civilians living in the different area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text will analyze the social complex structure to grasp the phenomenon of how to use the different district Chinese wo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Key word :** Chinese, vocabulary, culture, conventionality, variation

